

## 影印插增乙本《水滸傳》缺葉補遺

氏 岡 真 士

關鍵詞：文簡本／評林本／插增本／嵌圖本／種德堂

### 一 前言

《水滸傳》版本很多。馬蹄疾先生在《水滸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裡把它們分爲五大類，即文簡事繁本、文繁事簡本、繁簡綜合本、腰斬斷刻本以及其他文種翻譯本。

我在這裡要談一些有關文簡事繁本（簡稱“文簡本”）的問題。所謂文簡事繁，文簡指的是描述比較簡單，事繁即內容包含著田虎、王慶故事。這一類版本當中既有名，出版時期又早的是評林本，即明萬曆時期由福建書商余象斗出版的一種，但不是現存最早的版本。關於這一點，白木直也先生在《巴黎本水滸全傳的研究》（白木先生自刊1965年版）裡將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珍藏的殘本《水滸》與評林本進行比較，已弄清了。後來馬幼垣先生發現這種早於評林本的《水滸》散在歐洲各地，我們能在《水滸論衡》（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版）裡看到馬先生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馬先生將這些《水滸》叫做插增本，因為書名裡往往有“插增”二字，例如巴黎本原稱爲《新刊京本全象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插增的意思也由此可知。

馬先生主要是根據版式的特徵又將插增本分爲兩種。一種是插增甲本，每半葉都是上圖下文；卷二至卷七（暫時不談有無缺葉，下同）在德國斯圖加特（Stuttgart）的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州立圖書館，卷十五至卷十九在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圖書館，卷二十至卷二十一在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另外英國倫敦的牛津大學博德利（Bodleian）圖書館也有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三的殘葉一張。另一種是插增乙本，基本上輪流出現無圖有字的半葉和上圖下文的半葉；卷十七至卷二十在德國德累斯頓（Dresden）的薩克森（Sachsen）州立圖書館兼德累斯頓大學圖書館（全稱是 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Staats-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Dresden），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

《古本小說叢刊》（中華書局1991年版）中收錄了哥本哈根本、巴黎本和德累斯頓本三種的影印。以前我用這些影印本來寫〈『水滸傳』と余象斗〉（《人文科學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編》第38號2004年。以下簡稱“前稿”），討論了一些有關插增本《水滸》的問題（按，其他的插增本也有影印本或縮微膠卷之類：斯圖加特本見於 Two Recently Discovered Fragments of the Chinese Novels San-kuo-chih yen-i and Shui-hu-chuan (Hamburg 1982)，牛津殘葉見於馬幼垣先生上述書，梵蒂岡本見於 Mikrofiche-Ausgabe Druckschriften der »Bibliotheca Palatina« (München 1990)。參看前稿）。後來我訪問德國，獲悉影印德累斯頓本中號稱原缺的好幾個地方其實大部分保存下來了。這件事真使我高興，因為我認爲把德累斯頓本包括在內的插增乙本是現存最早的文簡事繁本，這些所謂缺葉是在研究《水滸》的時候絕對少不了的資料。

## 二 補遺

下面我來介紹一下這些所謂缺葉上到底寫了甚麼。原文每半葉14行，有插圖的半葉每行23字，無插圖的半葉每行30字。下文悉依這個版式，並加了句讀。錯字基本上改正，異體字用通行的字形來表現，僅方位詞“li”、量詞“ge”、兼語動詞“jiao”三種，儘量保留原形（參看本文第四節）。插圖左右兩邊有榜題，現在括在括弧內。首先看卷十七。卷十七內容相當於文繁事簡本（簡稱“文繁本”）卷八十三至卷八十七，即征遼故事的前一半。

〈卷十七 5 b（5 b即第5葉b面，下同）〉

駕戰船都到潞水。宋江便喚李俊等到中軍商議道：“今次廝殺，不比在梁山泊時，可要先探水勢，方可進兵。我看潞水水勢甚急。你可將船盡伏穩當處，只扮作運糧船，各帶暗器潛伏於內，止著三五人撐駕，直挨到城下，把船泊在兩岸。城中知道，必開水門來搶糧船。爾等伏兵卻起，奪他水門，可成大事。”李俊等聽令去了。只見小校報道：“西北上一彪軍馬打皂雕旗望檀州來。”吳用道：“必是遼國調來救兵，這裡先差一將截殺，挫其銳氣。”宋江便差張清、董平、林沖、關勝，各差五千軍馬，飛奔前去。原來遼主聞知宋江領兵殺奔檀州，特差兩個皇姪，一名耶律國珍，一名耶律國寶，乃是遼國上將，皆有萬夫之勇，引一萬番將軍來救檀州。看看至近，迎著宋兵，兩邊擺開陣勢，兩員番將一齊出馬。但見：

頭帶粧金嵌鎖三叉紫金冠，身披錦邊嵌珠鎖子黃金鎧。身上猩猩血染戰紅袍，袍上班【班】錦織金翅雕。腰繫白玉帶，背插虎頭牌。左邊袋內插雕弓，右手壺中攢硬箭。手中搭丈二綠沉鎗，跨下騎九尺銀鬃馬。番將兄弟兩個，

兩條鎗出陣。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道：“水洼草寇敢犯大國。”董平大怒，躍馬挺鎗直搶國珍。番將挺鎗直迎，兩馬相交，三鎗並舉，鬪五十合，不分勝敗。

〈卷十七 6 a〉

〔林沖關勝／大戰遼將〕

那國寶恐兄力乏，就鳴金收軍。國珍聽鳴羅，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鎗絞住，那里肯放。國珍心慌，鎗法慢了。被董平右手逼過鎗，左手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陣來救。宋江陣上，張清錦袋內拈出一個石子，較定番將來得將近，張清手起，喝聲：“著！”國寶正中面上，翻身落馬。關勝、林沖擁兵掩殺。遼兵無主，大敗而走。當時割下兩顆首級，奪了袍甲、金牌並戰馬一千餘疋，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江，獻首級。宋江大喜，賞勞三軍，書記董平、張清第二功。宋江、吳用差調林沖、關勝引一彪軍馬從東北上進發，卻交盧俊義引一彪軍馬從西南上進兵。“我等中軍從東南上進發，只聽的砲響，一齊攻打。”卻差砲手凌振、李達、樊瑞、鮑旭、牌手項充、李袞，將帶滾牌軍一千，直去城下，施放號砲，至二更為期，水陸並進。號令一出，諸軍各備取城。且說侍郎在檀州專望救兵，卻有

皇姪敗殘人馬，入城告知。侍郎怒道：“不爭又損了二位皇姪……。”

按卷十七6 a 第3行共有24個字。

影印本將卷十七21 b 和22 a 稱為原缺。其實影印本上能看到的20 b 和21 a，內容卻相當於21 b 和22 a。原來原本的葉數就刻錯了，竟有兩張第20葉。我在前稿中說過卷十七第20葉內容脫落，是由於忽略了這一點，在此訂正錯誤。下面介紹的是名副其實的第20葉 b 面和第21葉 a 面。

〈卷十七20 b〉

〔盧先鋒陷／在青石谷〕

宋江廝殺間，只見黑雲四起，走石飛沙，軍士對面都不相見。公孫勝馬上知是妖法，急提寶劍在手，口念有詞，喝聲道：“疾！”把寶劍指點之處，只見陰雲四散，狂風頓息，大遼軍馬不戰自退。宋江驅兵殺透重圍，退到一座高山屯扎，計點大小頭領，不見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至天明，遣呼延灼、關勝、林冲、秦明各帶軍兵，四下里去尋了一日，不知消息。回覆宋江，宋江取玄女課占，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陰之處，難得出來。”宋江遂遣解珍、解寶扮做獵戶，遶山來尋；又差時遷、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打聽消息。解珍、解寶披上虎皮袍，掙了鋼叉，望深山。四邊只一望不見人煙，都是亂山疊嶂，是夜月色朦朧，遠遠望見山畔一點火光。弟兄兩個道：“燈光之處必有人家，且去討些飯喫。”來到一箇去處，結數間草屋。解珍、解寶推開扇門，燈光之下見個六旬婆婆。弟兄放下鋼叉，納頭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孩兒來家，不想卻是客人。你是那里獵戶，

〈卷十七21 a〉

怎能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東獵戶，因來此間買賣。不想作亂，消折本錢，無其生理。只得來山中，尋些野味養口，迷失路徑，來到這里。借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那婆婆道：“我家兩兒也是獵戶。客人少坐，我安排晚飯與你喫。”解珍稱謝，不多時，只見門外兩人扛箇獐子入來。那婆婆道：“孩兒，你且放下獐子，與這兩位客人廝見。”解珍、解寶慌忙下拜，那兩個答禮已罷，便問：“客人何處，因甚到此？”解珍、解寶說知前情。那兩個道：“俺姓劉，排行第一，兄弟劉二，祖居在此。父不幸死了，上有母親，專靠打獵營生。此間路徑甚雜，俺們尚有不認的去處。你兩個是山東人氏，如何到此間討得衣飯喫？你休瞞我，二位敢不是打獵戶麼？”解珍、解寶道：“既到這里，如何藏得？實訴與兄長。”詩云：

峯巒重疊繞週曹，兵陷核心不可逃。

二解欲知消息事，直將蹤跡訪漁樵。

解珍、解寶跪道：“小人兩箇是梁山泊跟隨宋公明，今受招安，來破大遼。前日與賀統軍大戰，被他衝散一支軍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打探消息。”那兩箇笑道：“你二位既是好漢，請起，少坐。俺當教你下落，將酒飯相待。”正飯酒間，劉一……。

〈卷十七25 b〉

〔延壽敗卒／振統軍〕

疋。詩云：

矢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敗兵殘卒透遼城。

遼兵敗殘人馬逃回，見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捉，李金吾亦被宋將打死，太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顏統軍大驚道：“吾兒幼習陣法，頗知玄妙。他甚陣勢，吾兒被捉？”左右道：“只是箇九宮八卦陣，無甚希奇。俺小將軍布了四箇陣勢，都被他識破。”顏統軍道：“量這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是被他變了陣勢。”眾軍道：“俺們在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旗旛不改，只見上面一派黑雲，罩陣中。”顏統軍道：“必是妖術。吾不起兵，這廝也來。若不取勝，吾當自刎。誰敢與吾作前部引兵？”帳前二將齊出：“某等願爲前部。”一箇是大遼番官瓊妖納延，一箇是燕京番將，姓寇，雙名鎮遠。兀顏統軍大喜，便道：“你二將小心在意，引一萬兵作前部先鋒，吾引大兵。”隨

〈卷十七26 a〉

即整點本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征。先說那十一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太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太陰星天壽公主若里孛，引女兵五千○羅睺星皇姪耶律得榮，引雄兵三千○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雄兵三千○紫氣星皇姪耶律得忠，引雄兵三（兵）千○月孛星皇姪耶律得信，引雄兵三千○東方青帝木星大將只貌拂郎，引兵三千○西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引兵三千○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引兵三千○北方玄武水星大將曲利出清，引兵三千○中大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顏光，總領各處兵馬首將五千，鎮守中壇○兀顏統軍再點部下那二十八宿將軍：○角木蛟孫忠、亢金龍張起、氏土貉劉仁、房日兔謝武、心月狐裴節、尾火虎顧永興、箕水豹賈茂、斗木獬蕭大觀、牛金牛薛雄、女土蝠翁得成、虛日鼠徐威、危月燕李益、室火豬祖興、壁水獬成珠那海、奎木狼郭永昌、婁金狗阿哩義、胃土雉高形、昴日雞順受高、畢月烏國永泰、觜火猴潘異、參水猿、童里合、鬼金羊王景、柳土獐雷春、星日馬卞君保、張月鹿李復、翼火蛇狄聖、軫水蚓班古兒。

按卷十七26 a 倒數第3行“參水猿”下當補“周豹、井木犴”5個字。下面是卷十八的補遺，該卷內容即征遼故事的後半（相當於文繁本卷八十八至卷九十）以及田虎故事的開頭。

〈卷十八1 a（頭4行影印本未攝入，抄錄如下）〉

新刻京本全象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八

○第八十七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像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古風： 羊角風旋天地黑，黃沙漠漠雲陰澀。大遼兵發山岳摧，萬里乾坤皆失色。皂鷗旗展烏雲飛，沙柳箭發流星馳。連環駿馬追風急，虎臂強弓縮地追。

〈卷十八4 b〉

〔李逵殺人／兀顏被捉〕

宋江與吳用商議道：“我等無計破他陣勢，不若將小將軍換回李逵，與解和罷戰。”吳用道：“且將軍士暫歇，別生良策未遲。”次曉，差人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人直往顏統軍處，見了說道：“宋先鋒拜意，今送小將軍回來，換這個頭領。即今天氣寒冷，軍士勞苦，權且罷戰，待來春別作商議。”顏統軍聽了喝道：“無智辱子，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若要罷戰，交你宋江束首來降，免他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來使回寨，將這話訴與宋江。宋江只怕教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帶了兀顏小將軍，直抵前軍，大叫：“可放過俺的人來，我還你小將軍。不能戰不妨。”只見遼兵遂將李逵送出陣前來，與宋江對換小將軍去了。當日都不廝殺。宋江與諸將議，呼延灼道：“我等來日可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陣軍兵，八路齊進，決此一戰。”宋江依其言，次早拔寨起軍，分作十隊，兩路先截住壓陣軍兵，八路軍馬

〈卷十八5 a〉

吶喊搖旗，撞入混天陣去。聽得裡面軍聲高舉，二十八門一齊分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來。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急令回軍，大敗而走。回到本寨，折損軍馬數多。宋江撥軍將緊守寨棚，堅閉不出。卻說趙安撫累次申達，交斌押送衣襖到營。宋江接至寨中，把了接風酒。王文斌詢問緣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到邊上，託天子洪福，連得了四个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大遼兀顏統軍排此混天象陣，宋江連敗三番，無計可施。今幸得將軍降臨，願賜指教。”王文斌道：“量這個混天陣，何足為奇？王某不才，願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給散軍將，眾人謝恩已畢，軍中置酒相待。次日王文斌披掛上馬，都到陣前對陣。遼兵見宋兵出戰，報入中軍，金鼓齊鳴，六隊戰馬哨出陣來。王文斌上將臺，看了一回，下梯來說道：“這個陣勢也只如常，不見有甚驚人之處。”不想王文斌不識陣，只是詐人要譽，便交前軍擂鼓擲戰。宋江馬上喝道：“番虜誰敢出來挑戰！”說言未了，黑旗隊裡第四座門內，飛出大將曲利出清，挺刀直臨陣前。王文斌便提鎗躍馬出陣，與番軍鬪十數合，番將賣個破綻，回身便走。王文斌驟馬飛鎗，且趕將去，被番將翻身，把王【文】斌砍死於馬下。宋江急救……。

接著看卷十九，內容仍然是田虎故事。有一點值得注意，插增乙本和評林本一樣，卷十九自〈盛提轄舉義投降，元仲良憤激出家〉開始（乙本“第九十一回”，評林本未寫編排回數），插增甲本卻把這個回目放在卷十八第22葉b面裡，回數則作第九十一回（其實插增本兩種都出現兩次“第九十一回”），分卷稍異。可惜甲本卷十九幾乎都原缺。

## 〈卷十九 1 b〉

〔宋公明計／取三門關〕

真、端統軍、王石、方順、于玉麟、楊端、蘇吉、安士榮、方春、盧元顯、雲宗善、吳元、伍完、馮山、夏侯雄、山景隆、沈存安、方瓊、盛本、褚大亨、赫連仁，共二十員，又有精兵七萬，把守玉門關。當下山士奇拜伏請罪，道：“小將一時寡不敵眾，失陷前關。”田實道：“差將復奪大同。”石敬道：“告大王，陣中有個飛石將，好生利害，難以防備，被他連打了五將。大王興兵，須要提防此人。”探子來報：“軍到。”田實急令端統軍同副將莫真、王石、方順、于玉麟、楊端，共七員大將，引軍馬五千，出關迎敵。其餘牙將，守住關口。且說端統軍等引軍離關三十里下寨，擺開隊伍。莫真出馬大叫：“宋兵出來打話。”盧俊義道：“誰人出馬迎敵？”馬麟出陣高叫：“賊將不下馬投降，更待何時？”莫真舞刀直透馬麟，約戰二十合，馬麟便走。莫真急追上數十里，自回。原來馬麟故意詐敗，那北軍趕三十里，自回。盧俊義又復回兵，兩邊拒住。盧俊義與馬麟附耳低言：“你去對呼延灼說，如此如此。”馬麟遂東

## 〈卷十九 2 a〉

路去了。盧俊義搦戰，莫真出馬來。董平便戰，約有二十餘合。莫真力怯便走。王石提斧，直透董平，二人相鬪不數合，董平回馬而走。盧俊義勒兵便退。方順招眾將，盡力追趕，又趕三十里下寨。盧俊義亦下寨，五日按兵不動。端統軍見宋兵不動，令眾將乘勢追趕，復奪大同關。于玉麟、楊端二人諫道：“日前說盧俊義萬夫不當之勇，如今陣陣退走，莫非誘敵？”端統軍道：“我量此等無智之徒，有何能處？汝等若不向前，就行處斬。”眾不敢言，只得順從，連夜趕來。盧俊義令眾將且戰且走，端統軍招動軍馬掩殺，又追三十里，收兵下寨。且說馬麟來見呼延灼，稟道：“奉盧元帥軍令，若是端統軍趕我二百里遠，交哥哥先引兵，叩玉門關攻擊。引田實軍馬下山，慢慢誘他出遠，然後交魯智深等從山後抄將來，乘勢奪關，隨路起信砲。哥哥復兵入關，此時唾手可得。”呼延灼即進兵搦戰：“就煩賢弟往關西，報步軍陣裏，知會行事。”馬麟去了。呼延灼差人，報知魯智深與李逵、朱仝、雷橫等連夜進兵，到關背後，埋伏等候。卻說呼延灼引兵叩關搦戰。田實大驚，急呼首將蘇吉等商議道：“端統軍引軍迎敵，已去遠矣。不知今又宋兵臨城。”石敬道：“端統軍追盧俊義，直入深地。大正可點大軍，出關迎敵。”田實即令安……。

## 〈卷十九 7 b〉

〔關勝說唐／斌歸大宋〕

郭盛、周通、曹正、薛永、宋清、陶宗旺、蔡福、蔡慶、楊志、解珍、解寶、李逵、石秀、蕭讓、裴宣、史進、安道全、李袞、馬麟、蔣敬、湯隆、郁保四、王定六、孫新、孫二娘、顧大嫂、段景住、燕青。分兵已了，秦明引前隊軍，望蘇林嶺來扎寨。小校飛報：“嶺上乃是脫招元帥

把守，部下有大將孫安、孫琪、池方、賁士隆、朱達得、懷英、鄂全忠、黨祥、葉清、申屠禮、姬宗器、于茂、洪資、司存孝、吉【麟？】，又有軍師喬道清等，共一十六員，領兵七萬，屯扎嶺上。”聽報宋兵來到，脫元帥令孫安、池方、賁士隆點五千精兵下嶺，排開陣勢。孫安高叫：“無端草寇，敢犯吾界。”秦明舞棍迎敵：“無名反賊，天兵問罪，猶敢陷城。”孫安大怒，使開山大斧砍將過來。秦明舞棍迎敵，鬪上數合。楊林來夾攻，池方接住楊林廝殺。歐鵬又出戰，秦明使棍一撥上戰。楊林被池方一鎗搥著左股，跌下馬。穆橫、穆椿死救楊林回陣。嶺上軍師喬道清望見，口念神咒，喝聲道：“疾！”只見陰雲四起，霹靂響處，狂風大雨，天地昏暗。宋……。

按，卷十九第8葉才是真正的原缺。

〈卷十九9 a〉

搦戰，且看他和你們鬪過一日。我便下山，擒你獻功，打動他心於內。見景生情，好歹要拿他來。”做計已定，別眾上山，到得關門口。把門軍士問道：“你何人，逕到此間？”關勝下馬道：“煩你拜覆大王，蒲東故人來望。”軍士隨即上報道：“關外一人，手持潑風大刀，騎赤兔馬，說是蒲東故人，要見大王。”唐斌思忖，不知是何故友，請他來相會。小校下關，請關勝上馬直到廳上。唐斌出迎，認得是關勝，連忙下拜道：“故人一向別來無恙？聞足下已上梁山泊，如何卻到此間？”取酒慇懃相勸，交三个兄弟來相見坐定。關勝道：“小弟上梁山。寨主乃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義氣深重。共聚頭目一百單八个人，情如骨肉，恩若股肱，後來宋天子三番降詔招安，我等奉詔，征討大遼，一鼓而收，回朝受元帥之職。又奉聖旨，今來征收田虎，經過此處。聞知仁兄在此，特來相投，望仁兄念平日薄交之情，煩指路頭，萬勿辭卻。”唐斌道：“仁兄分上，豈敢固辭，也要和我兄弟商量。”文仲容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任從主張，誰敢不遵。”關勝道：“若得仁兄既然應允，去後成大功，宋元帥即當保奏天子，高官大爵決無虛謬。”唐斌道：“既然眾兄弟肯去匡扶宋朝，當以效力。”唐斌殺牛宰馬，整辦筵席，管待關勝。酒至半酣，關勝起身道：“實不相瞞……。”

〈卷十九12 b〉

〔張清瓊英／游迷魂洞〕

江聽得，再取出許貫忠畫圖來看，與葉清所言相同，大喜道：“將軍此計最妙，幾時可去？”葉清道：“今日就行。”宋江喚過池方道：“方下路逕已熟，可去助戰。”池方道：“小人願往。”即引王定六、蔣敬並步軍三千去了。宋江再交時遷帶火砲，先去小路等候，一面撥將一十四員，引步軍三千，去打小路。魯智深、李逵、武松、雷橫、李袞、解珍、解寶、陶宗旺、張青、孫二娘、劉唐、朱仝、郁保四、段景住，又有關外接應將佐二十四員，引馬軍三萬去打蘇林嶺。盧俊義、公孫勝、吳用、秦明、花榮、呼延灼、李應、楊雄、

董平、史進、徐寧、楊志、關勝、黃信、馬麟、周通、楊春、孔明、孔亮、孫立、孫新、鄒淵、鄒潤、顧大嫂分撥已定，其餘將佐和宋元帥守寨。且說葉清回到關下，大叫：“開門！”關上見葉清單鎗獨馬回來，連忙開關收入。來見脫元帥，告道：“小將一時被擒，今得逃回，乞恕罪過。今有池方引兵來打山後石門。”脫元帥聽罷，就令葉清步軍守把後門去了。卻說盧俊義引兵打前關，吳用

〈卷十九13 a〉

道：“喬道清有妖法，今日一清兄弟可使天心正法，不可有失。”盧俊義卻令董平引軍五千，關下搦戰。脫招大怒，即引將盡數下關，排開陣勢。南陣董平出馬。脫招大罵，挺鎗直取董平，鬪三十合，不分勝敗。花榮拈弓取箭，望脫招一箭，射死馬下。喬道清見射死脫招，舞雙刀直奔董平。董平復鎗來迎，正廝殺間，刺斜里孫安。公孫勝仗劍作法，喝聲道：“疾！”只見陰雲四散，雷聲不絕。喬道清笑道：“你用妖法，我不怕你。”口中念咒，仗劍四面一指，只見雲收霧散，風靜雷息。回了風雷，又步罡斗關，召五雷六十七聖將，引天兵，從空中殺將過下來。喬道清一呼，也有天神，乘雲駕霧，在空中大戰，並無高下。兩邊各自收兵，喬道清與眾將回寨，方纔坐下，人報：“山後火起！”原來時遷在石門外放起轟天砲。葉清知此消息，把石門砍開，大縱軍馬入關。葉清叫道：“軍士從我者生，逆我者死。”眾軍皆下拜，口稱：“願隨將軍所行。”宋軍殺奔上山。葉清道：“眾將不可輕敵，喬道清的法非同小可。”李逵不聽葉清之言，引五百牌手，橫鎗上山。喬道清急引眾將上馬出來，正遇著李逵。喬道一口氣吹來，人人皆倒。五百牌手、李逵、李袞皆被擒捉，眾將不能救，都走下山去了。喬道清不趕，將拿的人監收，一面分撥軍將，緊守前後關……。

〈卷十九18 b〉

〔宋江與眾／將接郡主〕

老小便來。”宋江置酒，款待二將。酒罷，送孫安出寨。只見李逵飛馬來，見宋江，連忙下馬便拜：“今有張清和瓊英郡主、喬道清引十數員戰將，五萬軍馬來投盧元帥，捉去的人都已放回。今來報哥哥，可令人遠接。”宋江大喜，就交戴宗領引五百馬軍，離寨遠接。說孫安到得中途，看見郡主，到馬前，跪下告道：“小人不合失陷，願乞死罪。”郡主道：“孫安，你可隨我來，歸順大宋。”孫安道：“小人有老小在白虎嶺城中，恐魏州知此消息，必來占據。郡主可差差人來拒住此關，他若來時，我和他說道：‘我不肯從，在此守關。’等宋兵來，裡應外合，奪關不遲。”張清道：“將軍高見。”言訖去了。且說張清引瓊英女等眾將來到，宋江出帳迎接。瓊英等拜下道：“妾眾人不識時勢，故拒天兵。今日情願歸降，乞元帥恕罪。”宋江忙扶起道：“郡主等今日背暗投明，實乃萬幸。”宋江設宴，管待眾將。宋江交張清與瓊英女引本部軍馬，另作一營安下。自領諸軍，屯扎蘇林嶺，等候孫

〈卷十九19 a〉



安消息。只見寨外有人來報：“外面有一夥人，牽羊擔酒，要來見元帥。”宋江交喚入，其人拜伏帳前。宋江扶起問道：“足下是誰？”那人告道：“小人是魏州人氏，居住離城，地名小常村，與蘇林嶺相近。姓陳名旭，生有六子，事農爲業多日。聽得義士來征河北，今日幸得到此。小人無可慙慙，聊備此小羊酒之禮呈獻，表一點仰慕之心。”即令莊客將羊酒入來，堅請宋江受納。宋江以難得他一片好心，交收了半，另回他白金十兩。陳旭道：“小人怎受義士重賜？”宋江道：“此表我經過此地，留下與兒子作个古記。”陳旭道：“既恁的，小人收了。”宋江交置酒，管待陳旭來人都與酒食。陳旭飲酒罷，拜謝宋江辭去。詩云：

羊酒慙慙慰慕情，往來人感宋公明。

荒隅也有賢良在，言語交歡喜氣增。

宋江將陳旭羊酒分賜眾將，不在話下。卻說孫安到家，將白虎嶺城中錢糧裝載上車，將老小叫長子孫岳引領，先投蘇林嶺宋江大寨去了。不想孫安卻被仇人俞番緝知，連夜奔魏州首告。田豹得知大怒，先使潘迅、秦英、馮玘、孟昇、楊荒、唐顯引五千軍馬前去：“說道助他，得便就擒。我隨即便來。”六將領軍，前來白……。

卷十九21 a 最後 1 行未攝入，抄錄如下：“旭父子七人，封爲巡檢，鎮守蘇林嶺。宋江分兵起程，就令新降將爲前部先鋒。”下面是卷二十的補遺。卷二十描寫田虎故事的最後一段。

〈卷二十七 b〉

〔盧俊義行／入何常宅〕

領兵攻打獅子嶺，不知音信如何。即撥兵一萬，大將二十四員，令盧俊義部領，前到獅子嶺，打聽勝負消息。小校報知，吳用、孫安一齊下嶺，迎接盧元帥上關，坐定。盧俊義問：“打獅子嶺之事如何？”吳用將前事說了，商議要打獅子嶺城內何彥呈私宅。即令時遷、解珍、解寶連夜起行。段景住道：“小人幼年盜馬，曾入他城內宿歇，備知路徑。也去走一遭。”盧俊義道：“汝等善觀方便而行。”當下五人帶了放火藥頭、暗器去，約會火起爲號。次日吳用分兵，安排圍城。南門張清、瓊英女、董平、文仲容、黃信、鄧飛；東門盧俊義、鄒淵、鄒潤、于茂、唐斌、石勇；西門孫安、秦明、花榮、馬麟、戴宗；北門喬道清、公孫勝、呼延灼、柴進、李雲、凌振。各門引兵，團團二萬，圍住似鐵桶一般。再差魯智深、武松、朱仝、雷橫引兵五千，在北門外打探往來救兵。卻說時遷從西嶺化石岩邊，從樹上扒上城去，張看城上動靜。三更時分，軍士皆睡熟了。時遷把索頭放下，度得三人上城。便

〈卷二十八 a〉

望城中下去，見當街一所高樓。段景住道：“那座樓，名做玉欄樓，哥哥放火爲號，外面通見。”時遷聽罷，引三人悄悄扒去人家屋上藏了。時遷摸到玉欄樓上，四圍放起十來把火，腰間拔出大斧，望人家屋上便走。各門軍士見四散火起，都去玉欄樓上救火。解珍、解寶、段景住各取執利器，先將北門砍開，縱放軍馬入

城。時遷也將西門砍開，亦放軍馬入城，亂殺北軍。何家父子盡被殺死，只有何樂，因取救兵，不曾殺得。汝挺器等諸將，死於亂軍中。天色已明，吳用令人救滅火，出榜安民，將城中所得金銀，給散失火之家。人快樂業，戶戶謳歌。有詩為證：

一火功成智力餘，兵威到此果何如。

儘交田虎難交節，河北清平草寇誅。

卻說何樂同孫彥成往龍蟠州，報知守將卞祥。當下卞祥為河北總兵之職，統大軍十萬，戰將七十員，鎮守龍蟠州。見說何國舅被難，連忙點起精兵五萬，猛將一十二員，前來救圍，分兵兩隊。前隊先鋒余呈、方原、任老、于至、吳得真、趙元起。後隊長子卞江、副將宋元、江度、計宣、沈安仁、樊玉明。一同何樂、孫彥成，來到懸纏井。小校報與余先鋒：“前面有宋兵，大列陣勢。”余呈也排陣勢，手執開山斧……。

〈卷二十15b〉

〔宋公明／釋小華光〕

多少囚俘隨隊後，歸來爭獻去時功。

當日，卞祥見宋江軍馬退去，即遣人去，抽回懸纏井一起兵將。卞江來見父親。卞祥道：“我想田虎氣候不久了，河北二十府州，今被宋江取了。止有龍蟠州，為沁城屏障，不久而破。不如投降宋江。你可權守人馬，我回沁城，誘他來親征，那時賣陣，絕他命根，此功不小。”分付已了，帶領李勝等數將，引軍五百，回沁州，故說取討救兵去了。且說宋江分撥兵將，隨馬靈往沁州，拒住海口，揀選二十四員將佐：馬靈、武能、戎江、索賢、邊文進、史進、楊志、解珍、解寶、凌元傳、徐寧、黨世隆、徐岳、張清、杜千、宋萬、李應、穆春、盛本、于茂、孫立、盧元顯、周通、陶宗旺，引十萬精兵，分作兩路，一路打沁城，一路打霧凝洞。馬靈告道：“元帥，即今田虎兄弟田彪，鎮守霧凝洞，恐知我軍來到，出來攔當。宋江道：“我隨後另撥人馬來接應。”馬靈辭別宋江，過了

【龍】蟠州北城外。馬靈交戎江、索賢、黨世隆十二員將，同史進兩

〈卷二十16a〉

頭抄將過來，史進去了。這裡宋江只撥東路接應兵將秦明、【魯】智深、武松等；西路接應將項忠、陳雷、倪宣、劉唐、索超、李達，各與兵二萬，前往沁州接應去了。卻說卞祥和李勝等逕到沁州來，見樞密范世權。范世權便問道：“招討鎮守龍蟠州，如何回朝？”卞祥道：“告樞密，今被宋江統兵三十萬，大將二百員，席捲而來。白虎嶺、魏州城、石羊山、獅子嶺、蘇林嶺，盡行收伏了。如今圍住龍蟠州，小人殺開一條大路，帶李勝等回來，欲請郎主親征。”范樞密有兒子范簡，同守【龍】蟠州，聽得此語，天明同卞祥入內，見田虎。卞祥山呼禮畢，卞祥告道：“郎主，臣該萬死，今河北各處州郡，都被宋江領兵奪了。今宋兵臨城，臣寡不敵眾，回朝奏知。郎主可以御駕親征，眾人竭力向前，方可退得宋兵，恢復舊城池。望乞聖鑑。”田虎聽罷，心中不悅。樞密范世權奏道：“陛下可點起護駕軍馬有二十餘萬，並調各處兵將，和他決一死戰”。田虎道：“卿言當也，寡人御駕親征。”封卞祥為都元帥，卞祥懇

辭：“臣武藝低淺，難爲萬軍之長。今有涿州李天錫，智謀遠大，武藝精通，正合爲元帥之職。翔原令薛時，此人可爲先鋒。”田虎依奏，隨即差人去，召李、薛二人入朝。見郎主山呼已畢。田虎道：“勞卿遠來，今有招討【卞】祥，舉保二卿征南。李天錫爲  
〈卷二十16b〉

〔卞祥見田／虎計救兵〕

總軍，薛時爲先鋒，卞祥爲副先鋒。卿當用心前去，朕今御駕親往迎敵。”李天錫奏道：“臣托我主洪福，今又得薛將軍、卞招討相助，必成大功。願我主勿憂心。”田虎大喜，點撥五萬大軍，與薛時前行。田虎和李天錫點起護駕軍三十萬，良將百員，御駕親征來，迎敵宋江。卻說薛時先引兵往龍蟠州來，卞江接入城，安排筵席管待，一面差人迎接聖駕，不在話下。卻說馬靈來霧凝洞經過，小校報與田彪：“宋兵將近城邊。”田彪令大將張雄出城迎敵。楊志出陣，叫道：“強寇怎敢攔路？”張雄令副將偃安出馬，與楊志鬪三十合，被楊志刺死。北軍大敗，報知田彪。田彪大怒，親自引兵出陣，與楊志鬪十餘合，不分勝敗。馬靈見了，來與解珍道：“我去山後殺將來，你們幫著楊志殺過去。”正說間，小校報道：“秦明、魯智深等又領兵五千接應。”馬靈大喜道：“解兄，你速去催趨眾將來助戰。”道罷，腳踏風輪而去。解珍接見秦明、魯智深，將馬靈的話說了。即招動眾兄

〈卷二十17a〉

弟一發上陣，與田彪大戰。正鬪之間，北軍後陣大亂，小軍飛報：“後有天神，腳踏風火二輪，手拋金磚亂打下來。”田彪大驚，回馬便走，正迎著馬靈從空撇下火輪，戴在田彪頭上，燒得眼花面赤，不能動止。魯智深趕上，一禪杖打翻，把陷車囚了，隨從兵將皆投降。馬靈道：“我們只在此間屯下軍馬。”卻說田虎領兵到龍蟠州。城內安排香案，遠接入城，眾人拜舞畢，眾將告：“我主，今有宋兵勢大，不敢與他拒敵。今得我主親來，有何慮焉！”忽報宋兵搦戰，李天錫速令劉克讓引兵一萬出城，與南陣孫安鬪五十餘合，被孫安殺死。敗軍逃回，報知李天錫。天錫大怒，連忙綽鎗出陣，與孫安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被瓊英石子把李天錫打落馬下，被盧俊義鎗刺死。北軍大敗，走入城報知。田虎見說心慌。卞祥告道：“我主勿憂，小臣引眾將出城，決一死戰。”田虎即令卞祥引眾將出陣。宋江見了卞祥，急令花榮與卞祥比手，鬪到十合，花榮佯敗而走。卞祥不追，叫道：“別有英雄再來。”盧俊義出馬，與卞祥又戰五十餘合。卞祥打一關節，招動軍馬望城中便走。薛時刺斜來迎，被盧俊義一鎗刺死。孫安人馬一湧入城，田虎見不是事，開北門，望沁城而走。到城下，望見城頂盡是宋軍旗幟，回身便往涿州逃難。卻……。

德累斯頓本《水滸傳》封底有人用德文寫了這麼一句話：“Der 17. 18. und 19. Band eines Chinesischen Werkes, welches Kleine historische / Romane enthält.”意思是說：“是一個中國作品的卷十七、十八和十九，包含著小規模的歷史傳奇。”可惜他寫忘了卷二十。

### 三 價值

德累斯頓本在《水滸傳》版本系統中佔了一個甚麼樣的地位？我雖然在前稿中已談過有關問題，但趁此難得的機會，重新討論一下。

德累斯頓本是插增乙本的一部分。插增本還有插增甲本。這兩種本子皆與評林本內容相似，而且前二者成書比後者早。白木直也先生和馬幼垣先生曾經分別研究巴黎本和評林本有甚麼差別，並指出評林本就是巴黎本的修訂版。巴黎本指的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本子，即插增甲本的一部分。評林本的特點之一，是在王慶故事裡讓一位名字叫余呈的將軍大顯身手。馬幼垣先生後來主要是根據這個特點，又指出插增乙本也早於評林本。

評林本裡出現若干號稱余象斗寫的詩，插增本兩種裡卻沒有，顯然是由後人所篡改。現在從德累斯頓本裡舉一個例子。

〈插增甲本卷十七28 a〉

……疋。詩云：

矢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敗兵殘卒遶遼城。

遶兵敗殘人馬回，見兀顏統軍，俱說破陣被捉根由。統軍驚道：“吾兒幼習陣法……。”

〈插增乙本卷十七25 b〉

……疋。詩云：

矢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敗兵殘卒遶遼城。

遶兵敗殘人馬逃回，見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捉。李金吾亦被宋將打死，太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顏統軍大驚道：“吾兒幼習陣法……。”

〈評林本卷十七28 b〉

……疋。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見兀延壽擺八陣圖，有嘆諸葛武鄉侯。有詩為證：

詩曰：延壽無謀擺陣圖，反收宋將捉身孤。

莫誇孔明困陸遜，死後猶能驚懿師。

卻說遶兵敗殘人馬逃回，見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捉。李金吾亦被宋將打死，太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顏統軍大驚曰：“吾兒幼習陣法……。”

評林本（《古本小說叢刊》本）一共有九首余先生詩（卷二12 b、卷三4 b、卷九25 b、卷十七15 b、卷十七28 b、卷二十一1 b、卷二十20 b、卷二十二1 b和卷二十四15 a）。雖然如今無法知道插增本怎麼對待前三首詩，但由現存的本子來看，插增本竟沒有一首號稱余先生作的詩。這些所謂余先生詩至少有一部份是冒牌。例如卷十七15 b“委質為臣忘不移”七絕能夠在容與堂刊本第八十五回2 b和插增甲本卷十七14 b以及插增乙本卷十七13 a裡找到，惟位置稍異，作者卻不詳。卷二十20 b“河北清寧偉績成”七律也是插增乙本卷二十19 a只說“後人又詩八句讚道”的那首詩。另外，卷二十一1 b“英雄到此實堪憐”七絕和卷二十四15 a“哀哉張順時可憐”七絕都是對該處原有的詩加了修改的。

剛才看過余先生“延壽無謀擺陣圖”七絕，這首詩後面的描寫也值得注意。乙本和評林本一樣，都寫了殘兵敗將向將軍報告的內容，即“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捉。李金吾亦被宋將打死，太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甲本卻寥寥數字，只說“俱說破陣被捉根由”而已。那麼插增本兩種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有一個觀點是從簡到繁，也就是說首先有甲本，其次出現乙本。另有一個觀點是相反的。其實我們只要看文繁本怎樣描述這箇情節，就可以知道哪個觀點比較妥當。

〈容與堂刊本第八十七回5 b〉

……疋，旗旛劍戟棄滿山川。宋江引兵逕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復王封。有詩為證：

矢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敗軍殘卒遶遼城。

卻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遼國，見了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他活捉去了，其餘牙將盡皆歸降。李金吾亦被他那里一箇秦明一棍打死，軍卒四散逃走不知下落，太真駙馬逃的性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聽了大驚，便道：“吾兒自小習學陣法……。”

插增乙本的文字顯然比插增甲本更接近容與堂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文字。如果設想先有甲本再有乙本，似乎有點費解。難道乙本是參照了文繁本附上的這些字句嗎？

容與堂刊本屬於文繁事簡本（簡稱“文繁本”）。文繁事簡本描寫詳細，卻沒有田虎、王慶故事。雖然容與堂刊本的出版時期（有“庚戌”序，即萬曆三十八年，1610）比評林本晚一些，但內容卻很可能早一些。據悉，現存的一些古老的《水滸傳》殘本、殘葉，大概是嘉靖時期（1522-1566）以前成書的，它們的文字很接近於容與堂刊本（參看阿部兼也先生〈『京本忠義傳』（水滸傳殘頁二葉）の性格〉《集刊東洋學》第61號1989年、佐藤晴彥先生〈『水滸傳』“嘉靖”殘卷について〉《神戸外大論叢》第42卷第3號1991年、歐陽健先生《明清小說新考》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版）。相反，這些古老的《水滸》跟現存的文簡事繁本差距較大。文繁本與文簡本哪箇出現更早這一問題雖然歷來有爭論，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應該說文簡本是刪改了文繁本才出現的（參看陳松柏先生《水滸傳源流考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我認為還是先有乙本再有甲本。

那麼插增本兩種與評林本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下面我們看看另一箇情節，請注意我特意換行加斜線的地方。

〈甲本卷十七6 a〉

番將兄弟兩個，與董平鬪五十合，不分勝敗。／

那國寶恐兄力乏，鳴金收軍。國珍聽鳴金收軍，國珍聽鳴鑼，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鎗絞住，那里肯放。國珍心慌，鎗法慢了。／

被董平右手逼過鎗，左手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而死。國寶見兄落馬，搶出陣來救。

〈乙本卷十七5 b〉

番將兄弟兩個，兩條鎗出陣。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道：“水洼草寇，敢犯大國！”董平大怒，躍馬挺鎗，直搶國珍。番將挺鎗直迎，兩馬相交，三鎗並舉，鬪五十合，不分勝敗。／

那國寶恐兄力乏，就鳴金收軍。國珍聽鳴羅，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鎗絞住，那里肯放。國珍心慌，鎗法慢了。／

被董平右手逼過鎗，左手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陣來救。

〈評林本卷十七6 a〉

番將兄弟兩個，兩條鎗出陣。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洼草寇，敢犯大國！”董平大怒，躍馬挺鎗，直搶國珍。兩馬相交，三鎗並舉，鬪五十合。／／

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陣來救。

插增乙本描寫最詳，插增甲本和評林本都比較簡單。看來後兩者都是根據乙本加以刪改的，只是刪改的重點不同，插增甲本主要刪掉了前半，評林本則相反。有趣的是甲本重複寫了幾箇字，即“鳴金收軍。國珍聽鳴金收軍，國珍聽鳴羅”，這是否在抄寫乙本“就鳴金收軍。國珍聽鳴羅”這樣的文字時弄出糊塗來？我們不妨再看一下文繁本怎麼寫這一段。

〈容與堂刊本第八十三回12 b〉

那番將是弟兄兩箇，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鎗……雙鎗將董平出馬，厲聲高叫：“來者甚處番官？”那耶律國珍大怒，喝道：“水洼草寇，敢來犯吾大國，倒問俺那里來的！”董平也不再問，躍馬挺鎗，直搶耶律國珍。那番官年少的將軍……挺起鋼鎗直迎過來。二馬相交，三鎗亂舉……兩箇鬪過五十合，不分勝敗。／

那耶律國寶見哥哥戰了許多時，恐怕力怯，就中軍篩起鑼來。耶律國珍正鬪到熱處，聽的鳴鑼，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鎗絞住，那里肯放。耶律國珍此時心慌，鎗法慢了。／被董平右手逼過綠沉鎗，使起左手鎗來，望番將項根上只一鎗，搥箇正著，可憐耶律國珍……落於馬下。兄弟耶律國寶看見哥哥落馬，便搶出陣來……逡來救取。

插增甲本似乎不會據此縮寫出“鳴金收軍。國珍聽鳴金收軍，國珍聽鳴鑼”這種結結巴巴的文字。文繁本是這麼寫的：“就中軍篩起鑼來。耶律國珍爭鬪到熱處，聽的鳴鑼”。可能是先把這句話改寫成插增乙本寫的“就鳴金收軍。國珍聽鳴羅”，然後再有人粗心大意地寫成插增甲本那樣，這樣解釋似乎才合乎情理。舊事重提，如果設想先有甲本再有乙本的話，剛才看過的甲本重複寫幾箇字恐怕無法解釋。還是插增乙本比甲本早。就插增本兩種和評林本之間的關係來說，我認為插增乙本比較接近文簡本原來的面貌，在這種描述比較詳細的藍本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調整，才出現了插增甲本和評林本這一類本子。

話雖如此，插增乙本不一定是最好的文簡本。評林本開頭有〈水滸辯〉說：“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偏像者十餘副，全像者止一家。”據此可知，文簡事繁本在評林本出版以前就有十幾種，何況插增乙本錯字漏字較多（參看前稿）。爲了探討哪個文簡本最好這個問題，我們還要考慮一下嵌圖本《水滸傳》。

關於嵌圖本，馬幼垣先生也在《水滸論衡》裡詳細地介紹過。據此，日本有兩種，即劉興我刊本和藜光堂刊本，德國有三種，即親賢堂刊本、李漁序本和慕尼黑殘本。其實親賢堂刊本是藜光堂刊本的翻版，因此嵌圖本可以算作四種。馬先生估計劉興我刊本出現早於藜光堂刊本（包括親賢堂刊本在內），丸山浩明先生《明清章回小說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版）和我的前稿都支持這一推斷。另外據我初步觀察，李漁序本和慕尼黑殘本好像都比劉興我刊本晚一些。

現在用劉興我刊本（《古本小說叢刊》本）來代表嵌圖本，進行討論。該書有“戊辰長至日，清源汪子深書于巢雲山房”的〈敘水滸忠義志傳〉，這個“戊辰”指崇禎元年（參看劉世德先生〈談《水滸傳》劉興我刊本—《水滸傳》版本探索之一〉《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4期）。

嵌圖本乍一看似乎是根據評林本寫的。因為嵌圖本跟評林本一樣，十分尊重那位余呈將軍。他首先出現在田虎故事，跟魯智深廝殺不分勝敗，後來投降宋江。到此以前，插增本、評林本和嵌圖本內容幾乎相同。區別在於王慶故事。插增本兩種當中，余呈只不過是被謝英殺掉而已（甲本卷二十25 a，乙本卷二十一25 a）。評林本裡，余呈卻立了幾箇功以後才死，宋江特意爲他念祭文而余呈竟顯靈，還有一首余先生詩懷念余呈。嵌圖本對余呈的描寫基本上跟評林本相同，但那首懷念余呈的詩，不說余先生寫的，只說“後人有詩爲證”。并且該詩第三、第四句也不同。

〈評林本卷二十二 1 b〉

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爲證：

詩曰：一點忠貞死義心，余呈不跪實堪欽。

口罵不移甘受戮，萬載聞聲淚滿襟。

〈劉興我刊本卷二十二 1 b〉

後人有詩爲證：

一點忠貞死義心，余呈不跪實堪欽。

萬古芳名應不泯，至今青史定褒稱。

是嵌圖本修改了評林本嗎？恐怕不是。我們再來看看卷二十一最後怎麼寫。

〈評林本卷二十一29 a〉

此一回折將六員：吳得真、江度、姚期、姚約、白玉、余呈。

〈劉興我刊本卷二十一21 a〉

此一回折將五員：吳得真、江度、姚期、姚約、白玉、余呈。

嵌圖本爲甚麼寫了“折將五員”呢？其實，插增本兩種都作“此一回折將五員：吳德真、江度、姚期、姚約、白玉”（甲本卷二十29 b、乙本卷二十一28 b）。評林本和嵌圖本都在“白玉”下面補充了余呈的名字，這樣就必須還要把上面的“五員”改成“六員”。評林本確實這樣改了。嵌圖本把這個“六員”錯寫成“五員”了嗎？這種可能性恐怕很小。還是這麼想比較合理，就是嵌圖本的藍本不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本子，而是評林本的藍本，它已經讓余呈大顯身手，還做了一首懷念余呈的詩。評林本注意到這個藍本修改未全，就把“五員”改爲“六員”，又對那首懷念余呈的詩也進行了修改（上文已指出有些余先生詩是對原有的詩加修改的）。但嵌圖本沒有注意到藍本的筆誤，從而給我們留下了一條重要的線索。

那麼嵌圖本所寫“後人有詩爲證”的“後人”呢？這有兩種可能性。第一，嵌圖本忠實地抄了藍本。也就是說，藍本也寫著“後人”，評林本更寫爲“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上文已指出有些余先生詩其實是冒牌）。第二，這兩個字才是嵌圖本修改的。也就是說，藍本已有“余先生有詩”之類的文字。總之，我認爲這位“後人”其實是余象斗，因爲嵌圖本的藍本已經具有了跟評林

本類似的特點，即突出余呈（其他的理由下面再說）。插增本兩種把另一首跟余呈毫無關係的詩放在余先生詠詩懷念余呈的地方，應該接近原貌。余象斗之所以在評林本裡尊重余呈將軍，正如白木先生和馬先生所說，因為他們倆是同姓。余象斗讓余呈在王慶故事裡大顯身手，再詠詩懷念他，這些事情從余象斗來說都是應該做的。藍本既然具有與評林本類似的這些特點，成書背景也應相似，異姓書肆則沒有必要這麼做。出版嵌圖本的人恐怕也不姓余，寧可保留余將軍故事，也不願留下余先生這位競爭對手的名字。

嵌圖本出版時期比評林本晚了三十幾年，人們容易設想嵌圖本是根據評林本又參看其他本子而成的。可是，嵌圖本如果真的那麼下工夫，為甚麼看漏毛病，把“折將六員”寫成“折將五員”呢？有趣的是其他的嵌圖本，即藜光堂刊本（包括親賢堂刊本在內）和李漁序本，該地方都寫著“折將五員”（慕尼黑殘本沒有這段文字，暫時不談）。似乎後人編輯嵌圖本的態度不一定那麼認真。關於這一點，還有這麼個例子。

〈劉興我刊本卷二十一13b〉

只見十五個人入店曰：“將五斤熟肉來。”王慶便稱五斤熟牛肉，切做三盤放在桌上。打兩瓶酒，吃完不還錢。王慶曰：“不還肉錢！”眾人不答，都走出門。王慶跳出來，扯住一個討錢，一個便來打王慶……王慶曰：“除我九斤肉不還錢，便動手打我！”

客人吃了五斤肉，王慶為甚麼說“九斤肉”呢？看了評林本（卷二十一18a）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直到看了插增本才恍然大悟。現在看看乙本（甲本卷二十18b大致相同，參看前稿）。

〈插增乙本卷二十一19a〉

只見十五個人入酒店裡道：“賣肉的，把五斤煮肉來。”王慶便稱五斤煮牛肉，切做三盤放在桌上。打兩瓶酒，吃了不還了酒錢，又來稱四斤生牛肉，共九斤肉不還錢。王慶道：“你每怎的不還肉錢去！”那眾人不答，卻走去。王慶跳下肉案來，扯住一個討錢，一個便來打王慶……王慶道：“大姐，這男女們買了我九斤肉不還錢便走，我扯住一個討錢，這廝們便動手打我，說是賣私牛肉！”

原來評林本和嵌圖本都有漏掉的字句。嵌圖本為甚麼沒有這段客人再吃四斤肉的描述呢？我認為它在這裡也只不過是忽略毛病，忠實地抄寫藍本罷了。

現在換個角度，嵌圖本如何合併回目這一點也值得一提。比如說劉興我刊本卷十七跟評林本卷十七一樣，只有3個回目（評林本只有回目，沒寫回數）：

第七十八回〈宋公明奉詔破大遼，陳橋驛滴淚（評林本作“淚滴”）斬小卒〉、  
第七十九回〈宋江兵打薊州城，俊義（評林本作“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大戰獨鹿山，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這兩種本子很可能是將本來的5個回目合併而成的。插增本兩種卷十七和文繁本幾乎相同，即：

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詔破大遼，陳橋驛淚滴（容與堂刊本作“淚滴”）斬小卒〉、



第八十四回〈宋江（容與堂刊本作“宋公明”）兵打薊州城，盧俊義大戰玉田縣（甲本無“縣”字）〉、  
第八十五回【只有回数，回目皆漏刻，容與堂刊本第八十五回作〈宋公明夜度益津關，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第八十六回〈宋公明大戰獨鹿山，盧俊義兵陷青石峪（容與堂刊本作“青石谷”）〉、

第八十七回〈宋公明大戰幽州（甲本作“大戰遼兵”），呼延灼力擒番將〉。

不過劉興我刊本卷二十卻跟插增乙本一樣有6個回目（相當於插增甲本卷十九，可惜它只存殘葉），和評林本卷二十比起來多了1個（評林本取消了〈喬道清法迷五千兵，宋公明義釋十八將〉這個回目），這種情況也可能表現出嵌圖本內容的過渡性。

整個版本來看，評林本共有103個回目（按它沒有第九回，第八回之下一回就是第十回。而且第三十回以後只有回目，沒寫回数，有的地方系後人補寫回数）。嵌圖本共有114個回目（最後一回號稱“第百十五回”，可是這個本子也沒有第九回）。那麼插增本呢？插增甲本現在還沒發現最後一大段（王慶故事的後半和整個方臘故事），姑且不談。就插增乙本來說，卷十六以前如今無法看到，卷十七至卷二十五卻幸存。最後一回號稱“第一百廿回”（卷二十五18a〈宋公明神聚蓼兒洼，徽宗帝夢游梁山泊〉），但到底對不對？

插增乙本卷十七從第八十三回開始，到第八十七回就結束，內容也稱得起是文繁本從第八十三回到第八十七回的縮寫。因此我推斷卷一至卷十七有87個回目。從卷十八到卷二十五，雖然編排回数寫得亂七八糟（例如有6個回目的卷二十，應該是第九十六回至第一百零一回，德累斯頓本卻寫著“第九十回”、“第九十五回”、“第九十六回”、“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六回”和“第九十八回”），總之一共有35回（有兩點值得一提。卷二十三有4個回目，其中第二個〈混江龍太湖小結義，宋公明蘇州大會垓〉（4b）寫得不工整，又沒寫編排回数，容易看漏。再說卷二十五只有4個回目，即“第一百十二回”、“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五回”和“第一百廿回”）。87加35等於122，也就是說，整個插增乙本很可能會有122個回目。

這個回数遠遠超過評林本，比嵌圖本還多了好幾個。如果嵌圖本想努力恢復評林本以前的面貌的話，為甚麼又半途而廢？尤其是卷十，評林本只有3個回目，即：

〈楊雄大鬧翠屏山，石秀火燒祝家莊〉、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吳用雙用連環計，宋江三打祝家莊〉。

評林本卷十內容相當於容與堂本第四十六回至第五十回（插增本原缺），回目如下：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拼命三火燒祝家莊〉、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吳學究雙用連環計，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也就是說，評林本第一個回目竟是把文繁本3個回目合併起來的。劉興我刊本卷十又如何呢？

- 第四十三回〈楊雄大鬧翠屏山，石秀火燒祝家莊〉、  
 第四十四回〈楊雄石秀投晁蓋，宋江一打祝家莊〉、  
 第四十五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  
 第四十六回〈吳用雙用連環計，宋江三打祝家莊〉。

嵌圖本只有4個回目，如果這是參閱文繁本補充評林本的結果，似乎有始無終。最奇怪的是只有“一打祝家莊”和“三打祝家莊”，卻沒有“兩打祝家莊”。第四十四回既然不成對仗，胡亂把“兩打祝家莊”5個字放在第四十五回回目裡難道不行嗎？

現在再換個角度。下面舉了一個例子，乍看似乎嵌圖本刪掉余先生詩，恢復了文繁本或插增本原有的詩（見上）。可是按照上述的觀點來看，應該說藍本本來就沒有余先生詩，嵌圖本只不過是沿用而已。

〈評林本卷十七28b〉

……疋。後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見兀延壽擺八陣圖，有嘆諸葛武侯侯。有詩為證：

詩曰：延壽無謀擺陣圖，反收宋將捉身孤。

莫誇孔明困陸遜，死後猶能驚懿師。

卻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見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捉。李金吾亦被宋將打死，太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大驚曰：“吾兒幼習陣法……。”

〈劉興我刊本卷十七20b〉

……匹，旗旛劍戟棄滿山川。宋江引兵逕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復王封。有詩為證：

矢心直欲退強兵，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敗軍殘卒奔遼東。

卻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見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捉，李金吾亦被宋將打死，太真駙馬逃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大驚曰：“吾兒幼習陣法……。”

除了詩以外，上面“旗旛劍戟……以復王封”這些文字也值得注意。它們不見於評林本和插增本，卻見於容與堂刊本（見上）。類似的地方還偶爾可以找到，下面就是另一個例子。

〈劉興我刊本卷十八6b〉

花榮搭箭射去，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的爭地一聲，火光迸散，正中在後心鏡上。關勝趕上一刀，兀顏統軍斬去，半臂落馬。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張清趕來，再復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刀，一條鎗，結果了性命。堪嘆遼國英雄，化作南柯一夢。有詩為證：

李靖六花人不識，孔明八卦世間稀。

混天只想無人敵，也有神機打破時。

劉興我刊本裡“後心，聽的爭地一聲，火光迸散，正中在”、“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

刀，一條鎗，結果了性命。堪嘆遼國英雄，化作南柯一夢”這些話，在插增乙本（卷十八8 a，甲本原缺）和評林本（卷十八8 b）裡沒找到，卻能在容與堂本裡找到（第八十九回4 b）。

話雖如此，這些地方恐怕也不是嵌圖本根據文繁本補充的。爲甚麼嵌圖本需要補充這些多餘的話，也很難說。我還是認爲嵌圖本是由另一種我們現在還沒看到的文簡本，即評林本的藍本，加工而成的。這個文簡本好像有的地方比插增乙本更接近文繁本，所以我上面說過，插增乙本不一定是內容最古老的文簡本。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嵌圖本是最好的文簡本。下面再舉一個例子。

〈評林本卷十七6 a〉

番將兄弟兩個，兩條鎗出陣。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洼草寇，敢犯大國！”董平大怒，躍馬挺鎗，直搶國珍。兩馬相交，三鎗並舉，鬪五十合。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陣來救。

〈劉興我刊本卷十七5 a〉

番將兄弟兩個，兩條鎗殺出陣來。宋將董平出馬，番將耶律國珍喝曰：“水泊草寇，敢犯吾大國！”董平大怒，拍馬挺鎗，直取國珍。兩馬相交，雙鎗並舉，戰五百合。被董平一鎗，正中咽喉。國珍落馬。國寶見兄落馬，便搶出陣來救。

在這裡，劉興我刊本的文字基本上跟評林本一樣，有些不同的地方卻跟文繁本沒有關係，似乎是後人篡改。其實插增乙本描寫更詳細，更接近文繁本（見上）。

從上面幾個例子來看，作爲文簡本，插增乙本和嵌圖本都包含著比較古老的地方。當然嵌圖本已經受到後人篡改，不宜過高評價，但也不應忽視。總之，嵌圖本雖然內容大致上和評林本類似，尤其是如何對待余呈，但是有些地方描寫比評林本詳細一點，甚至有的地方似乎比插增乙本更古老。從編排回數和回目還可以看出它在插增本和評林本之間所體現的過渡性。這些特色恐怕不會是後人附加的，因爲他們編寫嵌圖本的態度並不那麼認真，出版嵌圖本的書肆基本上只是沿用藍本而已。因此我認爲嵌圖本的藍本雖然不是評林本，但也是由余象斗成書的。

余象斗會重複出版一本書嗎？我們知道這種實例。余象斗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出版《音釋補遺按鑑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收入《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5年版），後來又出版了《新刻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收入《古本小說叢刊》）。關於這兩種版本，佐藤由美女士有專論〈志傳評林本『三國志演義』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86號2001年）。日本青森縣弘前市立圖書館所藏《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宋傳題評》，封面有余象斗識，接著是“三台山人余象斗言”的〈刻演義南北兩宋志傳序〉，卷一首葉和卷十一首葉都寫著：“三台館山人仰止余象斗校正，書林雙峰堂文台余氏梓行”，卷二十末葉有牌記：“三台館余氏梓行”。渡邊浩司先生發現這罕見版本，在日本中國學會第五十三回大會（2001年）發表了研究成果，題目叫〈弘前市立圖書館藏『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宋傳題評』について〉。渡邊先生推斷弘前本和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殘本《南北宋傳》是一樣的版本。“三台館梓行”的還有《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傳》和《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北宋志傳》（收入《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它成書顯然比北圖本晚一些（參看氏岡真士〈南宋王の神話〉《人文科學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編》第34號2000年）。另外，《列國志傳》也有這種余象斗重複出版的可能性（參看氏岡真士〈也談柏林本《列

國志傳》〉《人文科學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編》第40號2006年）。由此看來，余象斗出版了兩次《水滸傳》的可能性也不小，而且這麼想才能夠對上面說過的一些事情得到比較合適的解釋。

#### 四 懸案

劉興我刊本有“戊辰”即崇禎元年（1628）序。評林本有“萬曆甲午（二十二年，1594）”的序和牌記。插增乙本卷二十五末葉有牌記：“萬曆仲冬之吉，種德書堂重刊”，也是萬曆刊本，而且很可能早於“萬曆甲午”。不過，早幾年呢？可惜我們現在似乎無法知道。話雖如此，我還是想試試看有沒有線索。

後人出版評林本、嵌圖本的時候，個別字句也加了些工。首先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一下。佐藤晴彥先生在〈國家圖書館藏『水滸傳』殘卷について—“嘉靖”本か？〉（《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7集2005年）裡針對版本上的3個常用虛詞，即方位詞“li”、量詞“ge”和兼語動詞“jiao”，用哪個漢字來書寫這一問題而進行了研究。佐藤先生指出：第一，方位詞“li”大概有四種寫法，即“裏”“里”和兩種“裡”。宋代以前主要寫“裏”，元代“里”和“裏”雙管齊下。明代出現了兩種“裡”：“裡1”是示字旁右邊加里字的，從今天來看有點陌生；“裡2”跟現在通行的一樣，用衣字旁寫。“裡1”大概在嘉靖時期已相當普及，“裡2”的流行卻沒有那麼早。第二，元代以前用“箇”或者“个”來寫量詞“ge”，明代雖然開始使用“個”，但嘉靖以前的文獻上見得不多，可能是萬曆年間以後才開始普及的。第三，兼語動詞“jiao”本來寫“教”字，唐代以後“教”和“交”同時並用，明代萬曆時期又逐漸統一為“教”字，另外“叫”字也在這種演變過程中開始使用。

現在就德累斯頓本《水滸》（即插增乙本卷十七至卷二十，原缺兩葉）以及一些版本的相關部分（包括相當於乙本原缺的地方），數一數這3個常用虛詞怎麼個寫法，結果如下（按因為均沒找到“裡2”，下面只寫“裡”來表示“裡1”）：

- 〈“li”〉 插增乙本：裏11，里31，裡34。  
 評林本：裏9，里25，裡26。  
 劉興我刊本：裏2，里26，裡30。
- 〈“ge”〉 插增乙本：箇16，个80，個57，价5。  
 評林本：箇5，个21，個110。  
 劉興我刊本：箇0，个50，個79。
- 〈“jiao”〉 插增乙本：交130，教2，叫5。  
 評林本：交122，教2，叫5。  
 劉興我刊本：交0，教103，叫4。

這雖然只不過是一種抽樣調查，但仍然可以看出某種傾向。劉興我刊本裡幾乎沒有“裏、箇、交”這些比較古老的字形，並且“教”字突然增加，這可能是時勢使然。相反，德累斯頓本裡可以看到好幾個“裏、箇”字，寫“個”字的地方比較少，而“交”字則到處都有。話雖如此，卻沒有展現出“嘉靖本”《水滸傳》那樣明顯的特徵。插增乙本雖然有一些古老的面貌，但是有些數據和評林本差不多。插增乙本刻板時期似乎離“萬曆甲午（1594）”不太遠。

高野陽子女士和小松謙先生在〈『水滸傳』成立考—語彙とテクニカルターム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中國文學報》第65冊2002年）裡弄清了一些常用詞在容與堂刊本《水滸傳》每個部分以及郁都堂刊本（即繁簡綜合本）的田虎、王慶故事（跟文簡本不同）裡如何使用，從而推斷容與堂刊本的成立過程。調查對象主要有5種：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詞、有“兀”的詞以及說話人的套話。該論文指出《水滸》的後半比前半寫得文縷縷，其中征遼故事的措辭比較有特色，例如“俺”字用得較多。德累斯頓本卷十七至卷十八正好相當於征遼故事，雖然經過刪改，這種措辭特色仍然保存下來。比起來，卷十九至卷二十（即田虎故事）的語言幾乎沒有甚麼白話色彩，看來成立時期較晚。

下面換個角度。插增乙本卷二十五末葉有“種德書堂重刊”的牌記。關於種德書堂，余象斗在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出版的《音釋補遺按鑑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五種》本）〈三國辯〉裡這麼說：“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全像者止劉、鄭、熊、黃四姓……種德堂，其書板欠陋，字亦不好。”余象斗顯然把種德堂當作一個競爭對手，吹毛求疵。就《水滸》來說，插增本和評林本之間對余呈將軍的描寫之所以差距太大，或者可以在這裡找到原因。

據方顏壽先生〈明代刻書家熊宗立述考〉（《文獻》1987年第1期）和謝水順、李琺兩位先生《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種德堂本來是福建建陽著名書肆熊宗立（1409-1481）的堂名，他專門出版醫學書。萬曆以後，他的五世孫熊成治，號沖宇，重新刊印大量書籍，內容不再限於醫書，幾乎無所不包。據說現存的熊成治刻本中，年代最早的有萬曆元年（1573）刻的《周易》，最晚的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天梯翰墨》。種德堂刻書還有天啓、崇禎刊本，“卓吾李先生訂正”“書林種德堂熊沖宇梓行”的嵌圖本《全像三國志傳》就是其中之一（參看魏安先生《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川諭先生《『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版）。這裡又找到了書商重複出版同一種書的一個例子，可惜如今還沒找到有關《水滸》的消息。種德堂究竟甚麼時候出版了插增乙本《水滸傳》，我們只好今後繼續探討。

關於熊氏刻書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熊宗立曾孫有熊福鎮，號鍾谷，他很可能就是熊大木，即編纂了《南北宋（志）傳》等很多歷史小說的人物。他的作品和余象斗關係也很密切，這方面大塚秀高先生頗有研究，請參看大塚先生〈嘉靖定本から萬曆新本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4冊1994年）等專論。

第二，熊成治的長子熊飛以雄飛館為號，出版了《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即《二刻英雄譜》本），出版時期據說是崇禎年間。該書上層為《水滸》，下層為《三國》。上層的《水滸》屬於文簡事繁本系統，即所謂“百十回本”，一般認為內容與評林本略同。如果是這樣，熊氏和余氏後來又和好了嗎？

據大內田三郎先生〈『水滸傳』版本考—『百十回本』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第70輯1971年），所謂“百十回本”和評林本其實有共同的底本，即“百十五回本”（《漢宋奇書英雄譜》）。大內田先生還在〈『水滸傳』版本考—「百二十四回本」について—〉（《天理大學學報》第99輯1975年）裡推斷清代光緒五年（1879）坊間刊刻本《水滸》有些地方最接近文簡本的原形。這些觀點乍看似乎聳人聽聞，可是文簡本版本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簡單。這種關係也許能反映出舊時出版業的某種面貌，何況我們如今擁有插增本和嵌圖本這些過去幾乎看不到的寶貴資料，我認為這些觀點也值得重新研究。

脫稿前夕，獲悉馬幼垣先生最近又出版了兩部巨著，即《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試用本，嶺南大學中文系 2004 年版）和《水滸二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5 年版）。據馬先生〈兩種插增本《水滸傳》探索—兼論若干相關問題〉（《水滸二論》）說，德累斯頓本卷十七第 5 葉原缺，卷十九第 8 葉卻現存，此點且待考。關於插增本兩種的先後，他舉了超過一百個例子來證明插增乙本先於甲本，我完全贊成。關於插增乙本的總回數，則根據它如何分卷分回，推斷出和劉興我刊本一樣有 115（或 114）回，觀點跟我不同。馬先生又指出，在現存的好幾種《水滸》當中，只有評林本和《二刻英雄譜》本把葉孔目（就是武松栽在張都監手時救了他一命的那位）改成“余孔目”，而且後刊於評林本的文簡本雖然讓余呈大顯身手，但也保存了一些評林本沒有而插增乙本卻有的段落，因此在余象斗刊行評林本之前還有其他的余氏家族成員梓印過文簡本《水滸》，看法與我稍異。由於時間有限，本文未能反映出馬先生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特此聲明。

※本文是得到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B，課題番號 16320045，研究代表上野隆三）而進行的研究成果之一。